# 困學紀聞注

餘姚翁元圻載青

##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戰國策後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

原注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元圻案韓非子初見秦王曰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文與韓子同鮑彪注云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又曰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據此鮑氏知此說之不出於張儀而不知其出於韓非也故王氏以爲失攷元吳師道國策校注引此條補之曰張儀當作韓非又書姚宏序後曰予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愨朴元祐在館中取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

大與鮑氏萃意竄改者不同宏字令聲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作棊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縣令則皆顯於時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史類戰國策注三十二卷舊本題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闕而補之又注十卷宋鮑彪撰又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取姚宏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以證之增所遺者謂之補糾所失者謂之正

鄒忌不如徐公美見齊策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集證此條新序今佚引見御覽三百八十二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盧全云文敏公邁盤洲弟謂孟子所書齊

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元圻案容齋三筆一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云云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旣自為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集證今按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與孟子同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見齊策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案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

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呂覽作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高誘注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鯢居入國喩爲人害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齊策䛒之檀衢下又云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呂覽本篇云吏陳斧質於東閭盡行刑之所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在中下注郎狐咺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冶之類乎元圻案洩冶事見左傳宣公九年洩冶臣也狐咺民也咺乃後世章月將之流幸則鄧模不幸則歐陽澈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注見卷二]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何云是欲遊燕予曰尹鐸之所寬也　全云此亦有慨於汪文諸公策略之不用○元圻案齊策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至臨淄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史記田單列傳燕引軍東圍即墨即墨大夫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昭王卒惠王立田單縱反閒燕使騎劫代樂毅單遂使約降燕軍益縱擊之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　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即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齊王不聽遂入秦處之松柏之閒餓而死　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十年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管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才斗相聞饋餉不絶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因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沿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得書抵之地尋中以危法罷免之又帝㬎德祐元年七月元主詔伯顏直趨臨安入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

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一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何云陸遜殺瑯烈於旗亭欲得此意今本無之

元圻案通典一百五十九兵十二載吳子問孫武曰云云與此文同惟保山據險作保據山險猶利而處作常利而處之牧採作樵牧故作固又多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兩句　姚寬戰國策後序曰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瘉字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半干者著譜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鞮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番玉篇一事騶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淵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扁廓之棰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國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對者注云覺寤敗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努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吳師道曰此序題姚寬撰附於姚注本者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著者今未之見　王氏此條令威獨未之及故備錄姚序以互相攷補云、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焉見燕策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

書 元圻案新序雜事三田單惠樂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田單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復收七十餘城而燕惠王大慙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云云　吳師道國策補注曰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知新序之說爲是　馬氏繹史曰史記國策皆以爲燕王喜與樂閒書按二書往復辭旨頗相酬答當以新序爲是　燕王名喜惠王之曾孫史記樂毅傳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爲昌國君

新序樂毅書君子絶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 元圻案國策作君子絶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 案史記將相年表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 韓子 說林 云公孫宏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集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

又按晉愍帝時亦有與平津侯同姓名者爲楚王偉長史見晉書王渾濬岳楚王瑋傳○元圻案戰國策公孫宏語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矣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然願因公往矣又司馬喜使趙爲已求相中山公孫宏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宏參乘公孫宏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宏走出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元圻案姚宏所舉佚文較姚寬少二十事其呂不韋一事寬舉史記索隱而不及文選容齋四筆一謂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然則寬所舉亦有所遺也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

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事見左傳文公九年）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元圻案史記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以女樂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閻氏潛邱劄記二綱目赧王三十六年趙王欲使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按綱目減省通鑑原文爲議者所不取此段則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煞有關係嘗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注引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孤每讀此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十過篇）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

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元圻案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閻案士龍名季宣永嘉人即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元圻案列女傳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也不可不退王大悟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薛士龍浪語集孝使淮西回上殿第三劄子曰齊威之霸其機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爲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　呂成公薛常州墓誌曰薛季宣字士龍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史部傳記類古列女傳七卷續傳一卷漢劉向

撰續傳不知誰作或曰班昭或曰項原皆影附無據也

大事記（周安王十六年）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以上皆解題文）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見其可也誤以爲孟嘗君（元圻案審分覽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明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而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眞德秀讀書記六十一卷原本分甲乙丙丁四集今惟存甲集三十七卷皆論天人理氣之奥乙集二十二卷論虞夏以來名臣事迹略倣編年之體　今本止甲集無乙集）

王逸注楚辭自序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全云蓋公族大夫之職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强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庚桑楚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此陸氏莊子釋文之文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雎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全云昭奚恤昭陽亦戰將○元圻案漢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見漢書婁敬傳昭雎之諫見史記楚世家屈平之諫見本傳又戰國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傅慎子曰獻之太子歸卽位齊來取地昭常曰不可予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

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常請守之景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新序敘屈盧不從白公爲亂亦三閭之賢者也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云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所引或傳爲之誤而註者又妄爲之說歟○元圻案史記陳軫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願子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 戰國策三陳軫謂楚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諍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云云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爲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蠶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閻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君韓玘爲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〇元圻案史記范雎列傳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　林少穎史論曰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然子由古史四十九范雎蔡澤列傳蘇子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絶母不已甚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實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事在秦莊襄王元年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何云自威烈王後即當與七國平書　又云三晉猶王所命而齊威朝周秦楚皆故臣也王雖微弱可遂與之等夷乎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閻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遷西周公於憚狐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通鑑周紀終於赧王五十九年乙巳是歲赧王崩次年丙午即以秦紀繫年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胡三省註曰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爲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紀年　大事記卷五終於周赧王五十九年卷六終於秦昭王五十二年解題曰是歲秦既滅周故以秦年統諸國

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簒楚爲黃秦爲呂唯燕爲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閻按楚爲黃者謂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爲哀王仍考烈王所生也秦長安君亦爾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承間以說春申君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楚世家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呂不韋列傳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于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昭王薨安國君立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老泉權書強弱篇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案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元九年伐蜀滅之秦始皇本紀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何云宋之亡也蜀先破而襄陽隨之又云穆公并國二十而遂霸西戎惠公取蜀而秦以益

强富厚輕諸侯蓋皆得踐食之策齊楚疏遠故最後取之也○元圻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平原君列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卒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林少穎論秦惠王伐蜀曰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瑕而後堅也瑕者既爲我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與老泉同意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荊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全云商君卻有衛鞅之稱王劭亦非無據○元圻案戰國策鮑彪注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吳師道曰索隱引延篤云陶朱公子荊非也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之今案史記魯仲連傳王劭注亦作商君姓衛鞅本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所載姓氏甚明作姓衛皆誤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謂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閻按文苑英華作談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原注董晉行狀燕將錄　閻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幾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說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据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

[illegible]

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羁李錡橫大江據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與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謂强矣然從史穩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辟召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棄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猶太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阸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濘甚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皇俳倡顗聚之臣願遲不屢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驟北來道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誅燕未得一月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何云韓學左傳　全云董晉傭人耳韓公爲之點綴生色本來面目希矣　譚忠則信有策士風○元圻案唐書董晉傳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謂晉懦弛苟安遂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又藩鎮劉總傳譚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胡三省於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下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謐曰是歲高祖生　閻按臣瓚以高帝爲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集證袁文甕牖閒評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弒東昏侯獲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

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元圻案秦莊襄王以四年薨始皇即以是年即位故袁氏云爾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閻按秦本紀爲四年此從六國表而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濮國之子亦可異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妄爲報應之說。元圻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八月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齊王田儋始沛公初起韓廣自立爲燕王魏王咎始起者七國此云五國者蓋以沛公非諸侯後而項梁初起亦不假楚號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眞帝王之言哉。元圻案史記始皇本紀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賈山至言秦皇

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　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　宋書明帝紀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九年秋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全云宋宏之對光武亦其類也○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列傳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與平原君計欲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曰私　宋傳堯俞以陳師道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事正相類

猶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何云

東漸爲脯見風俗通　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善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

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元圻案漢書吳姓諸侯王表序秦既稱帝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師古曰箝謂箝銘其口不聽妄言也即所謂禁耦語者也賈誼過秦論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藝文類聚引史記云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史記無　史記始皇本紀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誅乃詳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

韋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歌 原注古歌有賀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全云此條注是正大又云洞歷記本僞作　何云豈有感於巳之遇皓與叢脞至此書何足傳　集證吳志韋曜傳曜因獄吏上辭曰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多虛無錯謬剏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歷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　此條所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二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閻按孝公非春秋時　全云此言春秋時之秦尙弱耳

史記正誤原注索隱正義史剡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元圻案張守節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繫姓章矣書缺有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案此是胡致堂所作復州重修伏羲廟記進其弟五峰語朱子答呂子約書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元圻案胡五峰皇王大紀五帝紀論曰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按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爲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國朝王氏

賜號十七史商榷曰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亦有三皇矣僞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考昭公十七年左傳少昊氏鳥名官杜預云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皥黃帝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於黃帝爲一代而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數五帝本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羲農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紀聞引五峯說大繆　王禮堂先生據繫辭以定三皇五帝說最精當然則五帝之數當以大戴史遷爲正而不錄伏羲神農究劉史遷之疎王符潛夫論曰世傳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將何據乎述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庶幾得之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舜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

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元圻案書載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計舜年百有十歲如史記則止百歲 林氏尚書全解曰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爲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而太史公曰云云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按此舜年當百有十三歲漢孔氏傳曰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夏本紀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襄四年 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疏 閻按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何云夏統中絕百載不紀羿浞子孫紹復大業所以可尙也○元圻案通志夏紀按曰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之間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疏矣 明徐孚遠曰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盤庚 正義曰鄭元云祖乙去相

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元圻案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元圻案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索隱曰出不見古文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遷說妄也 閻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條 何云按閻說似精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昔有於桐字。元圻案三年六年之說書與史不合竊以理揆之孟子言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身受顧命必無遽行放遷之事故書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然亦不能因循至三年之久也故正義以爲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之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況太甲中篇書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其文甚明義門之辨孟子兩三年亦最確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與書序相違元圻案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辨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得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七商成湯論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元圻案竹書紀

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而後太戊立如太戊爲太甲子則太戊卽位之時已五十四五歲矣又七十五年而崩則年且百四十歲當以本紀爲是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閒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閻按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直戎狄者不窋遷豳者公劉唯韋昭誤以爲一事　梁谿詩大雅公劉正義按豳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疑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漢書與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僖五年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毋遷言疏

謬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元圻案史記曰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以明太任之克嗣徽音有此聖子耳且曰生少子足明先有伯仲正義規遷似誤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泰誓論以爲妄說五峯胡氏皇王大紀十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原注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

命之年至九年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　閻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元圻案唐梁肅受命稱王議曰太史公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亥徵二經以實其說予謂反經非聖不可以訓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云未受嘗武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推我文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侯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殷道未絕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因而序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宋諸儒之論皆本於此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泰誓論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程子伊川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見遺書十九

林氏之奇何書全解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舉之說閻按觀政亦出孔書辨見同上○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孔氏曰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罔有悛心云云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覆之明矣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今本史記作祝封帝堯之後於祝今本史記作薊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樂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元圻案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　禮記作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正義引史記文同然則今本史記薊祝二字蓋互易而誤○繼序按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豈可於下車行之樂記乃甚言其速耳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

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元圻案僖五年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昭二十六年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閒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邱首元圻案漢書古今人表共伯和在中上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為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　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　蘇子由古史周本紀共伯和者厲王將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自注按汲冢云云　馬氏繹史曰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陸氏莊子讓王篇釋文共首本或作邱首共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

國得意其山之首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詩大雅生民篇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泰誓中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金云書云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矣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呂刑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

孔後或當各有所據方樸山云推此各有所據之語則凡于書序違者不必苦駁矣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傳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閻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翁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方樸山云史載趙良之言不得改之以從已弃矛盾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譜秦 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巳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元析

案秦之列爲諸侯始於襄公更一百十九年而穆公立遂霸西戎史記六國表序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侯伯侔矣可見拓土開疆非一日之積史記未必全非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閻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卽紀高后不紀而少帝世無因 何云本紀者紀其政之所自出但以倒周衰而後卽違反耳 集語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孝

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此夾漈所本〇元祈案貢東發史記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祚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爲漢臣予特徵辭見意爾 漁仲通志於前漢呂后紀又謂漢呂唐武之后立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家之大患也似與此條所引矛盾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宏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宏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

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元圻案史記汲黯列傳云居淮陽七歲而卒與漢書十年亦不同　漢書武紀元鼎四年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窪曲之窪　玉海四十九論史門載唐仲友兩漢精義唐書精義諸書其目而無卷數蓋因仲友知台州爲朱子所劾當時儒者不甚重其書也厚齋於紀聞取此條而通鑑問答四復依此以答或人汲黯好直諫之問可謂無門戸之見矣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與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倒之駁也元圻案吳氏又曰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

戊午名曰咸池據志文証其爲胃昴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臨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按古者謂朞爲歲取歲星行一歲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昴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左傳襄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

錢氏大昕曰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帝車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爲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文不能通矣淮南天文訓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斗爲帝車咸池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洪文惠謂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神耳若知五車與咸池同一星則無疑於周流四仲之說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坐位故舉以領諸方列宿初不以四獸主四方七宿參爲白虎其位在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列於昴畢之後虞仲翔說易以坤爲虎而不取兑爲虎之說與史漢合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疑脫一字文多抵梧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全云世本有三漢志世本十五篇而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不著作者又劉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則所謂王侯大夫譜者疑即漢志之世本諸古紀也孔疏所見之世本未必即史公所見之世本又云魏志蜀志皆作宋忠隋志作宋衷字仲子自劉表歸曹操而死於魏諷之難

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

[illegible]

據二文則是元有二名一名仁一名赤也如史記則元王爲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爲貞字誤耳豈周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也臯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也○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梧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眛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司馬遷本傳云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杜以史記爲正全云世本若不誤則劉向不必更作矣然觀向之新序說苑亦未必不誤也朱子云此時世本尙存見語類○元圻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謁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

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闔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註闔廬謁之長子光　謁卽諸樊也古今人表吳通在下上班固自注云壽夢子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王僚使公子光傳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與史記合

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原注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　閻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方樸山云示不可用此句最善道聖人心事○元圻案左傳哀七年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傳言太伯端委云云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周紀八）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

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卽誅哉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周敬王四年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嚭納賂乃止解題曰嚭亡吳者也何嘗不以爲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霸也宜哉　吳越春秋越伐吳外傳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越絕書吳王占夢同是史記所本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微子之命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方樸山云說得微子左右遂無一人可笑莫如此語○元圻案左傳僖六年正義說與書正義正同

燕世家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爾元圻案君奭序亦言召公不說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下云立為太子詩邶風燕燕篇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全云詩尚有戴嬀大歸之作然則安在其死也史公蓋未見毛傳

武公殺兄篡國案衛世家周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其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

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閒按 來蒹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尤爲精詳。王弇齋猶作騎牆之見何歟 何云此論有功名敎然司馬索隱實發其端 集證按索隱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誡於國又詩著衛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爲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爲此記耳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宣公庶母）左傳（桓公十六年）正義曰烝淫爾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鄭譜）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元圻案詩鄭譜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

虢鄶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鄭譜）正義曰詩譜武公

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入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原注左傳正義曰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　開按詩集傳檜下亦仍馬遷之說○元圻案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必將貪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丹依柔歷莘君之土也公說乃東寄孥與賄十邑皆有寄地外傳不終言桓公取邑之事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亦不言有兼取九邑之事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詩齊譜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

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君蓋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菑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元圻案胡公丁公伋之曾孫獻公胡公之弟夷王宣王之祖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成三年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嘗讀此傳將授

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集證按齊世家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于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爲王此彌縫史遷之說耳成三年正義云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閒是諸侯相朝未嘗不授玉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將亦尊魯爲王乎王劭曲說未足據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哀二十七年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潁濱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

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

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元圻案今本墨子無太公許合語惟鬼谷子有忤合篇說見上卷

晉世家鄂侯郄閣本作卻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唐譜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唐譜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

城聚而處之則成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深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

集證葉大慶考古質疑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云云是指義和爲重耳今以書序考之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很悟如此蓋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遷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元圻案史記索隱云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夾際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與索隱不合而攷之世家則自文侯至文公實十四君而歷世止六侯繙爲哀侯之弟武公與孝侯獻公與鄂侯翼齊君卓惠公文公與哀侯懷公與小子侯皆兄弟行也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案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及則當爲女兄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僖公十五年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

公未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僖十四年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韓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妄全云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生文公者姬姓故曰大戎狐姬生惠公者子姓故曰小戎子史公蓋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爲姊妹耳漆穀夫人亦其世子之姊非妹也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昭元年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案史記外戚世家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燕姞之夢蘭爲已子見左傳宣三年彼皆發夢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何本是作皆遷之妄元圻案史傳所紀符瑞多傅會之辭是以司馬公通鑑皆削而不書孔疏謂夢必發於母則更鑿矣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陳譜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案桓五年杜註佗桓公弟五父也）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桓十二年正義曰世本本無利公）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

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桓公十二年正義曰束晳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闓按索隱亦辨其誤而此援證尤精　何云此事索隱亦已辨之

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昭八年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謂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元圻案詩譜正義亦辨之哀元年左傳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註思有虞君也姚虞姓昭八年左傳史趙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註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引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王莽自稱爲舜後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蓋不足據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檜譜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案鄭語史伯曰夫荆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韋昭註八姓己董彭禿妘曹斟芈也

左傳昭二十九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全云史公推原司馬氏本於重黎而偶誤如此可謂數典而忘祖○元圻案書堯典正義亦以史記爲謬　史記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日知錄太史公自序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宋書載晉衛瓘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以重黎爲一人亦昔人相沿之謬索隱引劉氏此順非而曲爲之說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文公六年正義曰杜註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爲父元圻案馬氏繹史楚世系圖從史記余友汪汾原曰傳云王毋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云云似杜注爲長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讔新序四雜事云士慶忌則非

伍舉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王韓非子喻老篇云楚莊王涖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不著其名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伍舉與史記同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集註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其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何云五世從祖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禎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元圻案路史發揮曰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經舜既堯之五世從元孫豈得御堯之女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

姓各有所循非陽不改少昊齊陽高陽元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堯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與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摯何以不謂之巽位胡得獨稱堯舜乎四也入元入愷帝堯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美其能舉五也舜於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嶽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案杞世家止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此條殷後初封武庚於殷墟云云乃約舉宋世家之文杞世家當作宋世家詩周頌振鷺序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定四年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全云此鄙未必可據畢公與於十亂之中毛公亦參牧野之役而一在康叔之後一在聃季之後是富辰之爲錯舉明矣若據諸家則管叔亦弟也又云洪景盧嘗辨之○元圻案定四年左傳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也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楊朱篇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賈杜之說未可信也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此亦左傳定四年正義文○閻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全云深寧以杜註爲史記之異同耳閻氏但據史記將謂深寧未之見耶又云此斷當從史記者集證定宇惠氏曰按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史記作冉冉

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南季來改封世爲卿士隱公九年南季來聘其後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敢耳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閻按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集證日知錄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耳又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改元又與魏惠同時此稱王改元之證又云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自明○元圻案通鑑周紀愼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者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六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實今從之

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烈王五年庚戌魏武侯卒公子罃爭國趙伐魏立公子罃是爲惠王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魏惠王卒子襄王繼周愼靚王二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繼與史記同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何云此則嗟惜深痛之詞未可輕議 史通雜說中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何云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方樸山云此有激而反言猶所云天帝醉耳史通不能以意逆志非善讀史者○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傳曰秦聞公子死日夜出兵東伐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蓋深惜信陵君之以毀廢而坐魏之自壞其長城也合觀此贊則史公之意自見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成八年正義曰按

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

文公之女父之從母索父指盾也爾雅釋親母之姊妹爲從母不可以爲妻且

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

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閻按

衰內子爲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成八年

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

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

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迹差是時

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案朱子說同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閻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之傳聞 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為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為之非其實也 馮定遠云太史公去春秋時不遠晉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憲宗已後人其紀宣宗為憲宗之子畧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全云洪景盧亦嘗辨之○元圻案容齋隨筆十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 史通申左篇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東萊之說本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何云例不可議滈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方樸山云滈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然左傳國語所載亦不過此數事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全云滈水原本作淇水按淇水乃李侍郎漪臣有集其年輩稍前於滈水滈水則後也閻氏改淇爲滈殆以是書引滈水爲多耳○元圻案歐陽公謂三傳迷經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聖人而反卑之史遷不免此病此滈水之論所本　胡五峯皇王大紀六十五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衛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者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

之事選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伯夷傳朱文公語錄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何云此亦妄論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原注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方樸山云此皆誤讀史記者余有伯夷列傳解頗正之 程易田云注引程子之言閩本作即位已十一年何本作十三年余撿史記及鄭康成說皆作受命七年文王崩史記受命十一年伐商漢書受命九年文王崩十三年伐商余有此書奉定元刻作十一年則何本作三字者據康成及漢書改之也○元圻案原注引伊川語見遺書卷十九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七周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檀權晉以衰弱

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三十二子貢傳蘇子曰予觀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怨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　宋黃東發史記日抄曰子貢雖曰存魯其機辨儀秦不及也史之言未必盡然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爲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閒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何云商瞿五大夫之評其陋正與辨專車之骨相似○元圻案史通暗惑篇有若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于十哲逮尼父旣殁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爲

宰子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答胡康侯第二書曰田常爲亂於

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

何云此亦索隱之説

閻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殁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據脅爲尤妙云又按因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余云謂宰我死于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矣盡考呂覽説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反似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闞止之謬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兩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矣若以賢於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

孫頎谷志祖云宰予之見殺於田常乃以忠而得禍韓非子難言篇呂氏春秋愼勢篇淮南子人間訓説苑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世書均可證諸死于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爲亂也

集證張淇雲谷雜記司馬貞索隱蘇子由古史皆據左傳謂宰予爲闞止然無確證終不能破人惑也考説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顧公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説苑所云與左氏哀十四年傳正同獨以

闞止爲宰予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東坡史評曰李斯上書諫二世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恩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而滅其族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何云魏趙匹也安得以太王去邠之言進哉

刺客傳說齋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 何云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初未有此風也況魯又禮義之國哉 君臣之義有死無殞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幾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

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案此二句賈子語乃引而實諸四子之閒不亦薰蕕之共器乎全云高漸離卻在諸人之上有豫讓風豫讓之後爲高漸離漸離之後爲覇侯是一脈非兩歧此○元圻案貢氏履史記抄謂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慨　蘇子由古史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　胡致堂讀史管見謂豫讓眞義士

張叔傳未嘗言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歐張叔之名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卽

張敺也安得爲不案人哉則敺固謹於細而畧於大也何云此天子納寶委之發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劾奏也譏其不能如釋之之守法則得矣　全云鄞公能言之而敺居其官者反不能之罠足羞矣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三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閻按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勸百而風一江氏[illegible]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何云索隱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後爲先元圻案史通申左篇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

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又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顚倒上下翻覆

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宋史記集解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廢著鬻廢居也漢貨殖傳作發貯鬻財注多有積貯趣時而發賣之史通雜說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方樸山云貨殖二字本取論語不得不及子貢所以記緣起也○元圻案黃氏震史記抄曰結駟連騎謝原憲於蔡藿間而終身恥其言之過於是名敎之樂爲不可及矣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原注漢書作馮

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揖衛青案史記汲鄭列傳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又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而黯常毀儒而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大將軍青旣益尊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所謂眼高四海

豈無八者也（此東坡所云太白贊語）彼周陽由孫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全云馬班不應顛倒至此或者黯與陽由同列而相惡故不得已而同車不肯均茵耳其曰不敢則謬語也　方樸山云同車未敢均茵似尊承司馬安句不關汲黯○元圻案史記文意蓋謂陽由與黯俱有堅忮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同列而不敢均茵耳若謂黯亦不敢均茵則與黯俱為忮句當云汲黯文忮矣其謬蓋由於索隱二人同載車上之語王楙野客叢書謂黯蓋遠之非是之則司馬安又將何說然言與黯俱為忮猶是擬非其倫也）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何云無謂○元圻案明陳氏子龍曰三代以來從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乎首亂始則一也　錢氏大昕曰史但言三代與秦皆以失道而亡秦之亡起於陳涉耳何嘗以陳涉比湯武哉夾漈以譏史公誤矣）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閻按何屺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傳中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夾漈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爲煦煦孑孑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元圻案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亦近仁近義之一端故曰有取焉非以仁義許之也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眞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閒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全云六家要指原歸宿於道德家雖儒弗如故班固譏之○元圻案太史公自序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封禪書皇王大紀五帝紀論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祟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

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爲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貨泥金檢玉非侈事也　方樸山云此正史遷作封禪書之旨細讀篇首引書處自見　全云何說是戹言三代未嘗不重金玉○元圻案五峯胡氏之論甚正然太史公作書之旨實非司馬相如比也一書主意全在結末然而其效可睹矣一句遂在武帝時記武帝事豈能盡言哉班固武帝紀全取此書蓋以帝所以有輪臺之悔者皆惑於方伎神仙之說有以致之黃氏日抄曰封禪之事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書反覆纖悉以著求神仙之妄是善讀史記者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元圻案索隱已辨之　呂子進名希純公著次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哲宗朝歷寶文閣待制謫道州安置後入黨籍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洪氏全云景廬○容齋續筆二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

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宋淡書作陵師古曰讀與騶同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何云此論審○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十解題曰漢百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按本傳釋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班固作表去文帝已二百年恐簡編漫滅誤以後三年爲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表於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爲廷尉者豈可置釋之爲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爲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刖復書廷尉信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非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爲諸侯相然後復用信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歐乎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三按本傳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爲謁者盎爲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最後乃爲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爲甚久其爲廷尉似是後三年表誤又曰漢紀載釋之爲廷尉在十三年按釋之爲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此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爲公車令耳其爲廷尉決不在十三年據呂吳之說則漢表未足信也元圻又考本傳釋之爲廷尉在文帝幸霸陵之後文帝年二十三自代入即位如幸霸陵在二十年則其時帝

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遠與北山石槨之歎且釋之官終於廷尉其爲淮南相在景帝初年以前劾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爲廷尉則以後十四年釋之爲何官本傳不容不書而猶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王氏迷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元圻案周益公王致君司業文集序曰君諱迷字致君世家苑邱擢進士第官至少司成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原注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　全云厚齋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末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

我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於伊川允姓戎於渭汭秦穆公霸西戎及晉悼公復和西戎即此條之說也又云狄陸渾戎即陰戎允姓戎即姜戎秦晉共遷之則晉亦是通道瓜州而分其地蓋晉自汾西逕上郡以相接是晉未嘗不與諸戎逮也但悼公所和者北戎又云晉亦跨及西戎如白狄之境使亦與秦接壤闇說似精而未確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篇晴慇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遷之說本此 集證韓子外儲說右 方樸山云與人之誦衢口而出本非筆記字無定畫既事而騐作書者飾成之耳此歌田成子其旨則云未必即此三字也安得以呼其諡駁之即如鸜鵒童謠在文武世所謂稠父宋父豈即昭定命名本字師已因有來巢之事而兩公名音頗近遂附著之左氏又從事後實往之不然豈有身為魯大夫而敢名其君者乎且即鸜之鵒之亦未必是此鸜鵒字又云正統時京師謠曰土地土地城隍土地而郕王應之可例推史記此條 禮序按方說是矣然滕公之銘又曷為解又按正統時謠云雨劉雨滴蓋音如與弟也

○元圻案光武之將興也先有劉秀當為天子之讖岳武穆之將擒楊幺也幺自言有除是飛來之讖吉凶先見理有或然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𢠸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酈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捂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粹中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旣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詩之説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奥亦不類周世之文 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元圻案史記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 此條與第三卷辨證略同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强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 度 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 閻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伶官 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

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書傳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元圻案周密齊東野語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則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名

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宋詩紀事五十一劉度紹興中秘書省校書郎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元圻案此劉元承記伊川語見遺書十八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　閻按戰國策亦是廢　何云攷之戰國策則秦廢太后乃實事經世書不足據○元圻案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赧王四十九年乙未秦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相封應侯魏冉就國　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五范雎傳書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按本紀明言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宣太后之沒書薨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辯士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

而不知甚邵王之惡也皇極經世書蓋得其實　戰國策三秦昭襄王時范雎曰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案成二年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註甯相甯俞子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閻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變

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何云此條重出惟滑稽傳前未之及

男忠錫　孫孝濬　孝瀚　校字